

六有軒集序

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亡也而志于道者卒歸于利達之誘于外也異端詖詞之亂其聽也記誦詞章之溺其心也幸而有志於道矣而苦於不得其望得其望矣而行之不力故自漢以來二十餘載儒衣冠者何啻億萬求其卓然以聖賢為師致力於身心倫物之地者祇數人而已吁何其難也然而此數人者當微言既絕之後讀古人書奮然興起于人世可歌可美之物與凡功名技術可以華世取譽者一切謝去一意從事于庸言庸行甚至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其有得於中而能然與然則道之未嘗亡而豪傑之士之不絕於世也豈不信然也與若吾鄉東澗先生者則可謂豪傑之士也先生貴家子父為名二十石年十八弃去舉子業專心向道取古人之書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久之而得其端緒久之而得其領要又久之而渙然以解蓋自堯舜至孔孟相傳之道有宋程朱諸賢專聞結述之功以洎漢唐以來諸儒偏正純雜之辨近世陽儒陰釋之徒離理失術之故昭昭然如白黑分寃心經世有用之學山川形勢阨塞戶口兵刑財賦諸事一一窮其源流攷其得失又自宋金而後河奪淮道吾郡承其下流民苦墊隘明永樂後建都北平歲漕東南東濟京師治河之臣不惟謀濬災蕪欲收其利而東清刷黃

六有軒集

遂為不易之策河濁而善蓄淮弱而善滯潰漫之警無歲無之先生生乎其地目擊時艱於河防水利之學致力尤深掣然可見施行既不用於世晚年益以著書明道為已任兩述若干卷藏於家間為古文詞最法一宗昌黎廬陵原本仁義造次不違淵如鵠如之意讀者當自得之時或攷証經史及為詩歌陶寫性情雖訓詁般律本非專家然皆得寔雅健非小儒鯨生雕蟲篆刻之技可同日語也嘉慶丙寅先生之孫明仲客津門行篋中有先生文集寓書京邸求叙其書集為吾友定甫手編纂奉先太夫人諱里居曾假讀一過自以生晚未獲從先生遊幸得附名遺書之末有榮耀焉敢不却明

六有軒集

仲之請而樂為叙之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同里後學汪廷珍

六有軒集

清代詩文集彙編

任東澗先生墓表

先生姓任氏諱瑗字起菴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科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幾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于中庸極于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學之要其爲學格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傳其言曰不得聖賢心法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以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黎洲起而應

六有軒集

之于是姚江之般端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難繼以相攻者多出于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乎胡陸清獻公發奮振厲大毅疾呼欲挽頹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沒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鼓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純訓至今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于是作正經說傳習錄辨窮其所極遺其所歸真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遺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于是履政其衡前聖牖來學如

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既隱居無所用于世之知先生者亦

無以盡其底蘊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

士講求治理隆純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斌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

明良遇合千載罕觀吾其可一試遂奉召入都及至而文

端薨廷試亦罷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

平公平順昌寇與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于

遺書亦足以攷其濟用之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

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邦緯封文林郎

祖諱三益官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廷官延平府

六有軒集

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贈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子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訓導斌附監生機東樸庠生楷早卒穉女四人庶生汪澍監生楊日燾却菴年舉人李清機其壻也孫十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泰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構疾余至掖而出疎甚欲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六日卒於寶應之寓舍十二月二十三日葬于邑東七里塘是爲乾隆三

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所
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六十四卷論語困知錄二十卷摘抄
二卷中庸困知錄六卷摘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
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四卷摘抄二
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正經說一
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
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
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吟
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絕句二卷嚙林一卷大
學困知錄稿周易筆解稿題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儼銘

六有軒集

既而楊君稼軒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
先君之德蓄于身有待于後將于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
倡明正學為己任所為書皆替而未出余為發其大凡使後
來者攷焉乾隆四十年季夏山左雜縣綿慶周拜手表

徵士任先生傳

邑後學阮鍾璣撰

自科舉之業興而經學無自語錄之書行而道學晦然無而科
目于百輩中客有一二說經之人道晦而語錄千百卷中迄無
一二志道之人間有之道其非道非聖人之道志其非志非儒
者之志則道經易而明道難幸而有一卓然不惑者預墮緒
茫亞欲旁搜遠紹而齋語楚林口眾我慕則明道易而傳道難
傳道易而衡道尤難若吾鄉徵士任先生所謂力為其難者與
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世諱蘭者始占籍淮安先生考
諱宗延官延平知府闕故先儒生聚地先生生近先賢之居年
十八即棄舉子業究心正學闢一室額曰六有軒取孔孟及宋
脩疑齋集

五子書熟復精研久乃得聖學之要領與其入德之門徑潛躬
味道于洙泗洛閩千載一脉相傳之緒言著書闡發宋明以來
諸儒偏駁紛岐陽儒陰釋之病入主出奴之失則詞而闢之不
遺餘力孟盡心體察實力閑詁其明道之艱而衡道之切如此
又以其暇博綜經世之學輿地形勢山川險塞戶口財賦兵刑
經學諸閥經國大計靡不講求其利病權衡占準今期可見諸施
行郡當大河歸墟河奪淮道二水并一渠急則清緩則滯于是
東水刷沙議者食謂率不可破楊太史開沉獨憐之甚力其說
詳見景城堂集先生生太史後目擊桑梓墊溺于河道原委要
害討論諮詢悉心究度見于論說者今即邑志河防水利諸篇

清代詩文集彙編

洋洋纔幾條分繩貫先生筆也先生讀書講道通經致用在我朝于理學當正標書于經世學當德亭林蓋博學詳說是事求是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而學雖不能至心嚮往焉先生生康熙癸酉以乾隆甲午九月二十六日考終年八十二遺書滿篋詳見避水韓先生夢周所作墓表通百四十卷六有軒詩文集八卷小子瑗手所編錄歸孫懷既升墓表于集復乞瑗為傳而以集序屬注學士廷珍瑗文何能與韓注頌頌頌以私淑先生且與張久故誼不敢辭遂借為之先生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寄廬內辰 名試學者稱徵士任先生云

論曰高安朱文瑞相國嘗先生學許為陸清獻一輩人先生就脩凝齋集

詞科相國是先推較相國堯先生說報罷遂遠終身嗟乎使先生就得出其西學參贊密勿勉名豈在文瑞下哉

國家而舉制科稱得人理學名臣前推湯文正施愚山後無聞焉上以定求下以名應景秋是而採春華宜乎先生之不遇也今詞科掌錄清秘述聞諸書或僅登先生名或竟佚之孰知當日金臺殿上濡毫吮毫二百人中有清獻文瑞共人在耶此瑗所為與道者太息不徒為先生惜也

六有軒集後序

邑後學院鍾瑗撰

東澗徵君著述鴻富沒後諸孫藏之篋笥都未授梓丁巳春瑗假全集廣讀一過除論學諸書卷帙浩繁不能偏錄錄其詩文百十首訂為八卷既卒事乃敬書其後曰旨哉先生之文博而精醇而粹所謂德人之言理則于中而時出不竭者也今夫君子之學以明道也然道者性之德之具于心者也文者心之精之宣于言者也于朱子學集諸儒之成道足于已無意為文而言之根心而出者莫非道之精莫非德之華故曰文以載道也先生論學宗朱子斥陸王原心于杪忽析理于疑似根柢既深道立而文生焉然瑗則謂道者人心同然之理之則譬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先生之書先生明道之言也然先生不言後之

脩凝齋集

君子庸有言之者則亦不當先生之言之何也此心與此理同也先生之父先生傳世之言也使先生不言後之君子即有言之者未必其一如先生之言之何也子而與吾面異也瑗小儒不足以仰窺先生之學術碩獨心好先生之文故于嚮往之下揭明斯旨俾吾黨讀先生文者因文見道無知明道立言旨趣殊而根源則一跡虛車者可以恍然悟廢然反已

六有軒集目錄

卷一

古文

卷二

古文

卷三

古文

卷四

古文

卷五

六有軒集

詩

卷六

詩

卷七

詩

卷八

詩

六有軒集卷一

山陽任瓊東潤著

漢學阮鍾璣定甫輯

讀閨雅

風不言其昃自則無以見夫物動之所由生不言其昃豈則無以見夫物動之所由屈周南言汝漢之間漸文王之化駿駿乎天下嚮風矣而首篇應推其所自乃詩人不遽及也嗟乎詩人之善言文王也以爲于文王而言文王不若觀文王之侍御宮妾夫侍御宮妾者其地至密其情至隱其爲人未必素嫺禮義也使文王德未鑄于至極焉能使此偶盡以文王之心爲心哉且嫡妾適廢妬媚叢生文王之得太妲與不得太妲與侍御宮妾之心兩相睽也夫何以夫之而戚然憂得之而躍然喜夫情之盡者可開而侈者難制寤寐反側琴瑟鐘鼓哀樂之情侈矣而不能踰其則婦人女子而天地正大之情具焉不言文王而文王沒可知已抑太妲之德盛矣宮妾于不易形容者而以摯而有別之閨雅喻之舉其一隅而太妲之全德見焉可謂善言德行者矣夫風般之逮者易感而耳目之狹者難化汝漢之丕變其朕兆于此乎吾故曰詩人之善言文王也

清代詩文集彙編

讀葛覃

狀人之行與其人之言之也母寧觀其所自言不惟容貌詞氣之間譬如若接而精神意氣之所寄亦載之而出夫后妃正位中宮至責顯也乃躬擗作御布素其勤儉足風矣然第血陳其幣未有以見盛德之形容也惟是初春和旭葛葉萌生鸛鷖上下人見以為淑景也而后妃心目之間憚憚動矣連三月葛成任刈履之勞治紡織之業細物而曲致其詳歷久而卒竟其功以至親秉刀尺彼服難容雖垢敝矣而無厭棄此人見自惜其為之勞而珍重之無已也夫女子結褵以後孝思易置況處國母尊榮之地而結念于劬勞之罔極既咨訪于傅姆又待命于君子小心畏慎孝敬無隱人不但勤儉之足法而已故夫舉衆事而有一德之可名已為賢矣若一事而諸善備焉非德之淵懿博博何能動處其中四達不悖也哉

六有軒集

讀伊訓

子嘗謂太甲高宗成王此三君者其實性未能優入聖域然注措于天下者粹然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毋論後世之君莫可及雖以漢唐宋開創之主治具張弛視之不啻有美玉破硤之辨也假以三君與漢宋之祖唐之宗相提並論聰明大度固有差別卒之德力殊途王伯異軌何哉夫太甲成王中材耳高宗初亦未聞道也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成王之疑問周公非有瑰奇絕異之行也何非伊周傳說為之師保切磨淬厲安能丕顯湯文之業而躋天下于郅隆之化哉觀伊訓太甲說命無逸諸篇其于興亡治忽之幾天命人心之去就推本于人君德修紀學古納誨早服康功人已上下賞罰幽明之故無不握其樞而挾其奧蓋防之于危微眇忽之間而引之于壹不德之路日開月益忽不自知而入于聖賢之域也逮其後伊尹復政告歸周公退休明農蓋有見于其君能以已之心為心以已之政為政德底于成而天位永保矣不然伊周豈肯惜臂力之既憊而忘交修啟沃之素志乎夫作之君作之師天所以建立人極而為億兆之所託命後代有志之主其于君道猶有講求者而終不能旁求英佐以為身心性命之助而蹈乎大道師道之廢曠世而不舉所以桀溺千年而堯舜三代之道不復一日行于天下者豈

六有軒集

不以此也與

日光王潔庶其似之既德堂

蓋浸本源說下有閑治道不淺印又續

六有軒集

讀西伯戲黎

三分有二之歸周非文王有席卷囊括之事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者豈止建孟津之會哉惟麟流美化綏來動和所以移人之肝膽腎腸融液周通孚衆志而效丕應者如水之歸渤海而鳥之投茂林也當是時受周有悅心力行無度為之羽翼而毒痛蒼生者豈少哉使文王徒靖其爾位坐視斯民之多瘠罔詔又非大聖人龍綏四方之心也于是伐崇戲黎天戈四揮惟天玉聖明忠貞之忱益著匪躬之節益明其他取亂侮亡刑賞命討之事莫不舉方伯之職成教序之功寧有是髮引撫畏縮之私哉夫惠和多方遠絕亂畧殷之

六有軒集

實命將隆周之大勲方集此天下之勢也耻其君不為堯舜即臣罪之當誅永其命于長久乃臣心之自靖此文王之心也較之日張之勢庸愚可以共曉脫為學之心格人難以凡信親汝墳女子咏王室如嬈父母孔通是草野婦人以文王服事之心為心也觀祖伊告紂反復于天之託命民之棄殷而不一語及西伯戲黎之事微箕諸人相與憫亂謀存于紂之所以自絕于天者無不言而歸于三人之去留以自獻于先王而亦無一語及周然則文王服事之心下孚于殷之勞役之小人上孚于殷之謀國之大臣真可以貫金石感鬼神然後知所謂至德者豈人之常情所可測哉抑人論之國

家之興亡決于天命之去留而無庸誅鋤豪傑基于人心之向背而無事信任識緯文王之捷伐崇之君則紂之心膂黎之境則殷之邦圻周之勢昌熾甚矣使祖伊微箕比干相與謀所以抑周之權使不得進而為殷少延須臾之國祚亦人臣之誼然祖伊諫不聽而退徒致勦于紂之多罪微箕知商之淪喪而不能為善後之策此數人者洞見天人興廢之原而不參以應變智謀權術之私知無救于危亡而使陷于不義也范增勸項羽殺沛公唐太宗殺李君羨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者三人一時英雄所行如此而不能挽運作之傾危然則祖伊微子諸人其識量豈不遠哉

六有軒集

末段蘇前人所未發 既 饒 堂

于暢達中得澀味故佳 金 曉 堂

寔見得聖人心事如青天白日文亦磊落軒天地 韓 理 堂

光明俊偉即文章論議可識先生心境也末俗嬌聲豈足

語此氣象 劉 瑞 臨

讀秦誓

孟子論堯舜之禪代而歸之天與其義微矣而不知湯武之征誅雖爭讓順逆之迹似異而理則一也夫天子者天地百神宗廟億兆之所託命也堯舜不能以天下與人湯武亦豈能以天下自與哉揖讓者不揖讓而未能干戈者不干戈而不可二者皆不容有毫髮比昵覬覦之私一聽于天之簡畀而已以潛龍而升飛龍之位即揖讓者豈無天澤之嫌哉我引避之而春求者不舍或逆留之而成迫者日加誦我之素志而義無所逃故堯舜謝三讓之高而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湯武底一戎之績而曰克享天心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

六有軒集

皆洞然于天人興亡之故有委之而不得者矣曰上天冥漠無言推而屬之于天毋乃起後世矯誣之事乎曰民者天地之心也天命之去留決于人心之向背而已矣匹夫匹婦不足畏而聰明莫過于億兆其好惡不與而從違甚神天無耳以億兆之聽為聽天無目以億兆之明為明東征西怨億萬迎師民心之景附如此則天命之監佑豈不赫然明著矣乎曰天位者運祚所集耳與民乎何與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者天心之所甚愛既已生之則天之事畢而屬其責于司牧之一人為之監觀四方而求靈聰明者為之元后於是元后代天地為父母而後鞠謀教寧之責不容旁

實矣湯之昧爽玉璽武之臨闈衣德言修元后之德也聿求
元聖既獲仁人求元后之輔也子惠困窮惟食食黎民之所
以養也克祿厥猷彝倫攸叙民之所以教也如是則父母斯
民之責無不盡故鳴條牧野之師未舉而人心無不順懷天
命無不降佑逮湯誓泰誓之時熊羆之士皆諸侯之師也單
廋之迎皆敵愾之衆也倒戈之徒皆桀旅之士也惟天命人
心攸歸故兵不血刃而四海永清矣後世誓師之文于天人
性道之故不能畧為標舉而徒肆夸大指斥之詞蓋于此理
既有所不明而為之者固有先王之休于無躬然則觀于湯
誓泰誓而世道之升降可慨也夫

六有軒集

議論醇正 既後堂

即成說而暢言之文體絕似南宋諸公 韓理堂

讀洪範

洛書之文一三五七九之奇數陽也二四六八之偶數陰也
奇數居正位而偶數居隅位陰統于陽也一水二火三木四
金五土五行之生數也六水七火八木九金五行之成數也
水居子火居坤木居卯金居巽土居中生數之位也水居乾
火居酉木居艮金居午成數之位也水火之生數居正位則
成數居隅位火金之成數居正位則生數居隅位生成之位
相依而不離也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右旋則五行相克
之數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于是陽交
陰合化生萬物而不窮矣是陰陽五行者造化之綱領也天

六有軒集

出河圖洛書發其秘以示聖人伏羲則之以陰陽而演為六
十四卦以成易大禹則之以五行第為九疇以成洪範皆扶
天地精微之蘊而為事萬物無一之能遺也夫稟形賦色莫
非五行舉其偏則不能蔽其全詳其目則不能會其統焉于
是順五行生成之數由微而著凡天下事物之大者盡攝于
自一至九之數而無一理之或欠攝五行九疇之中建極于
此而自一至九功效常變之不齊皆所以為維皇立準之事
而更無旁貸之責也天一生水位北氣始萌而胚胎者第以
五行化生萬物之始也地二生火位西南氣微著而附麗者
第以五事踐形修身之事也天三生木位東氣漸著而植幹

清代詩文集彙編

者第以八政建官經國之政也地四生金位東南氣彌著而
堅凝者第以五紀治歷應天之業也天五生土位中央氣之
冲和而無不在者第以皇極人君履至尊應萬類之標準也
六為水之成數位西北氣合而有胚胎之形第以三德因時
制變低昂舒斂之用也七為火之成數位西氣合而有附麗
之形第以稽疑參之人謀鬼謀而通乎幽明之故矣八為木
之成數位東北氣合而有植幹之形第以庶徵感應變理而
天應乎人矣九為金之成數位南氣合而有堅凝之形第以
福極率天下于嚮福避極而人合乎天矣舉一疇而言所包
宏濶如八政該得周禮一部書也統九疇而言則天地萬物

六有軒集

萬事之理無不盡矣五奇數天也四偶數地也參天兩地所
以為五也自一至九而五居中縱橫數之而皆為十五故五
者握四奇偶之樞而待四奇四偶以成能也仰觀俯察萬類
紛紜孰可以當此五之位與數乎禹獨以人君肖之履至尊
之位居天下之中四方環而向之故正心修身立至極之標
準以觀天下而人心化之無不會其極而歸其極則惟皇建
極之遺條矣語其所以致此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治其躬
綜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而後皇極之體立語其所以成此
者必推之三德稽之卜筮驗休咎于天徵禍福于人而後皇
極之用行夫始于五行自一至九推之而不可窮豈非大衍

六有軒集

相乘之數乎統以皇極生數主乎常成數主乎變豈非太極
動靜之分乎夫文王拘羑里而演易箕子囚奴而用心於洪
範然後知聖人得志行乎中國不得志垂訓以詔萬世其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至矣哉

周于數學未能確然內信于心而知其必然故於是篇不
敢強為之詞

精理堂

公復蓋有所見而憚于立異故其為說如此

劉瑞臨

稽疑

惟皇建極至誠如神豈必藉蓍龜之靈然淺為周物之知乎
及觀金縢周公請以身代武王之死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卜
而習吉周公信其罔害翌日果夢是周公之聰哲不能不聽
命于元龜也何也聖人有心則有思慮故有不能知天無
心自然成化故于不能先知者而盡知之然天幽默不言而
示其朕兆于蓍龜蓍龜雖一物而顯告于人若天之聰明也
故曰紹天明謂天之明命龜能為之紹介也如秦誓朕夢協
朕卜此革命之大事武王決之于卜也大誥之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曉此武庚未叛之先天已預告成王也朕卜

六有軒集

並吉此武庚已叛之後成王知其必克也然則洪範稽疑為
皇極之聖人賴以通幽明之故者豈不信然矣乎

事理確鑿不煩言而明解經之善物也文體亦高絕

韓理堂

庶徵

天之雨暘寒燠氣侯密移屈伸盈縮造化有自然之良能豈
盡隨人主之失得以為類應乎夫周公貽鳴鶴之詩王未敢
請公天乃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震動邦人及王悔悟郊迎
風反禾起歲轉大熟是天之風雨歲時盡為周公之精誠呼
吸轉移也蓋天下之理不外感應二者而已天有屈伸往來
之感而物以生遂斂寔者應之人君有聖狂得失之感而天
以水旱休咎應之呼吸流通未有天感而人不應人感而天
不應者是感應一理而天人一氣也故人君謹之于所感而
天休濟至不惟使綱紀政事無一毫偏側而天之陰陽氣候

六有軒集

少有偏勝皆為君德不修之驗此皇極之聖人所以位天地
育萬物繼之于此而作君之道脩矣故景星卿雲風不鳴條
海不揚波絕不見于桀紂幽厲之世山崩川竭蟄蟲蝕既絕
不聞于堯舜湯文之時所謂休徵咎徵非洞燭乎天人之原
豈能信之而不疑哉

謹嚴韓理堂

讀旅裝

武王撥亂世反之正偃武修文反商舊政垂拱而天下治西旅貢獒遠人何仇之忱耳即受之豈有累于盛德哉乃召公反復于玩人玩物之訓極之于民居之保不保王業之永不憂盛危明不幾涉于許而過于慮乎不知危微操舍之間爭聖狂于一念況日盈則月滿則虧四方和會告功皇天君益尊而臣益卑君益聖而臣益愚以尊臨卑以聖臨愚人盡可玩也而必其無一人之或玩難矣最大德之閑不能必小德之罔懈絕沉溺之私不能必情好之稍偏物有可玩也而必其無一物之或玩難矣夫生民之休戚判于人君一念之敬肆子孫之習尚本于祖宗平日之好惡感應之機毫髮不爽故創業出統者慎終如始謹德于細法天行之健統不已之心必使其心光輝潔白無一息之弛無一隙之束而後元德協于上下承大命而地嗣緒也老臣謀國為上為德豈不憚：深切矣乎夫惟以一藝不足以表志于是漢武窮師于萬里之大兒不過為天馬唐明皇五里一堠十里一置顛坑跨谷不過為荔枝宋徽宗騷動天下不過為花石綱然則一物之玩好果足以毒生民害國家召公之訓不愈久而愈有徵乎

讀金縢

予讀金縢至周公告二公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恭傳辨孔註駁辟之非而讀為避也心竊疑之夫三叔流言成王方殷周公將請而誅之耶抑自誅之耶請而不得則奈何且以浮浪不根片言半語而喋血于兄弟骨肉之間又豈所以為周公則以辟為誅殺者誠不可矣然周之革命方新冲人嗣立殷頑窺伺天下洵：未靖周公任國政位冢宰社稷之安危繫于一身乃以流言之故委而去之使成王終不悟天下豈不殆哉且居東二年流言自應久息而謂罪人斯得者何即徒得其造謠之主名耶抑致罰於管蔡耶夫鳴鶴之詩

六有軒集

其言沉痛慘怛蓋傷管蔡之被戮而憂王室之禍未弭也若三叔無恙祿高位重則此詩豈非不疾之呻吟耶又破斧旅跋皆為居東而作如未致辟于管蔡所謂四國是皇公孫頑廣者索然無味而周公之盛德動人與作詩者之為聖人之徒皆有所不得于言者矣予嘗反覆思之而知群弟流言之時即挾武庚以叛之日特史臣紀載之文未明致後儒之紛紛耳何以言之夫管蔡桀驁人也媚周公以弟軋已之上思取而代之故挾武庚以叛且流言四國以間王室君臣之心料其時稱兵舉事必以周公為詞如後代藩鎮與晉陽之甲以清君側之慮者周公秉政大臣豈容避嫌疑觀危亡

此詩自序云
三叔流言成王
方殷周公將請
而誅之耶抑自
誅之耶請而得
不得則奈何且
以浮浪不根片
言半語而喋血
于兄弟骨肉之
間又豈所以為
周公則以辟為
誅殺者誠不可
矣然周之革命
方新冲人嗣立
殷頑窺伺天下
洵：未靖周公
任國政位冢宰
社稷之安危繫
于一身乃以流
言之故委而去
之使成王終不
悟天下豈不殆
哉且居東二年
流言自應久息
而謂罪人斯得
者何即徒得其
造謠之主名耶
抑致罰於管蔡
耶夫鳴鶴之詩

此詩以爲教則
公事則周公作詩
而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以爲教則
公事則周公作詩
而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以爲教則
公事則周公作詩
而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此詩之不作於
武庚管蔡之時

而爲全身遠害之計則赫然與師嚴罪致討此天下之大義也。豈周公而反不然乎？以是論之則罪人斯得者仲國法于武庚管蔡也。居東而東人有破斧九斨伐柯狼跋之詩者王。疑未釋公不欲還歸而留東方東方之人歌咏周公而作也。鵠鵠則周公所以悟成王遂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公以歸矣。如此則聖人處變而心身存神過化之妙用先後情事豈不燦然而無可疑讀者于此須窺見聖人公平廣大物我無間光輝灑落處而即生腐儒不達時務撫疑擷項之私不容毫髮芥蒂于其間矣。抑觀蔡仲之命群叔流言即繼以致辟管叔云：是當時史臣以流言與叛爲一時事故前後同一六有軒集

書法尤足以証予之說也。或曰：朱子答蔡仲點深言致辟之不然何也？曰：文集論此篇八九條皆主孔氏之說而此條獨異其詞恐未必出于朱子且鵠傳言三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則以叛與流言爲一時事。朱子必有所本乃後儒反以詩傳爲未定之論豈不謬哉？

以辟爲避鄭氏臆說也。反復辨論聖人心事昭：乎揭日月而行。以蔡仲之命例金縢是以經証經法文之醇雅亦在西山華父之間。金縢堂

以辟爲避爲辟致之諸說各有短長此關於事寔未可專以道理心迹論也。竊意各存其說而闢疑焉爲是夫子不

六有軒集

足証夏殷之禮而美史之闕文後人不闕疑而定執一說是以論益紛耳。韓理堂

公復指摘處俱不可易。劉端臨

朱子主孔氏說及詩傳爲定論此文發明說得聖人心迹光明正大不可易也。公復所批殊不然當存之以俟來者自記

讀大誥

大誥一篇不可曉周公欲以聳動天下而大憲不過說周家辛苦創得基業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漢又却專歸在下上意思緩而不切朱子之言如此蓋疑之也望溪以為此正聖人言不過物亦未得立言旨趣夫謂聳動天下者將必推本歷敘符呪之有歸累代締造功業之極盛武功輝赫文德磅礴疆域強大四海臣附而殷家之天命已去武庚公廋跳梁弄兵自取屠戮而已試反復篇中曰天役曰上帝命曰天休曰天相曰明畏曰勤塗曰不易者其于天之保佑周家重疊申言不必更舉陳歷敘符呪也曰寧考圖功曰寧王若

六有軒集

勤曰寧人有指疆土極言武王創業垂統之盛亦不必更敘累代締造也曰殷小腆敢紀其敎曰殷邁播臣曰天喪殷若擒夫予終朕敵已明言武庚為通亡餘孽妄思紀敘是天將絕殷之種類其奉詞殺罪不可謂不切矣惟是天道幽默玄遠其向背去留之幾獨顯示于龜兆所謂昭天明也古聖人舉大事動大衆決之于此而明微其不與三監武庚殷頑端動者非不知周業有磐石之固也以冲人初小間疑其輔佐妄聽成王未必能獨斷于中建廟略張皇六師以卒寧王之功也故一篇之要歸重于卜之并吉又自任堂構之責見天命之必可信而掃蕩之舉不旁貸也此其所以聳動天下不

亦著明矣乎夫德盛者詞不溢道廣者言不苛故周之武功文德有不吐發揚蹈厲而武庚之窺伺傲擾無所庸其文致也乃望溪以為武庚之罪難為言而周人寔情不過基業不可棄與卜可徵天命者則又縱貫武庚而輕置周也亦已過矣

挾經心執聖權足以發二千年未發之蘊 歸理堂

六有軒集

讀康誥

魯子以修己治人之道統于明德新民而為大學一篇之綱領乃其端發于武王誥康母之書武王反之而優入聖域故之而言若遂為萬世帝王傳心之大法其言文王之明德也獨舉於鰥寡敬賢討罪遂及于受命噬臍蓋言明、德于天下不僅修身之事也及訓康叔先之祇通文考殷求殷先哲王丕遠商考成人別求古先哲王欲其于前言往行旁稽遠紹舉八條目之事盡攝于格致之中其下乃曰惇繇曰又民遷及于宅天命作新民則以新民為明德之極功也至魯子操入大學以此為太綱下列八目於是學首入德乃有序而

六有軒集

不紊矣曰篇內敘明德者言簡意賅而慎罰之事乃疑、不已何也曰康叔素究心于明罰勅法武王與之深言其理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可知也又衛地為殷之邦圻桀紂之汚俗繩以法示以威使其不敢犯而德禮以引誘之然後決于去惡而勇于遷善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夫敬明乃罰其本末經權之道不容不詳求也法文王之禁忌以去疾之心去惡保子之心保善義刑義殺毋泥古而不通毋趨時而徇己權衡于殷常罰文王作罰之間而施之不索其倫此明罰之本也施懷奸宄不待教而誅矣不孝不友氓亂民喪者連由文王作罰正人小臣有位而背上立私者連由茲義率殺此

六有軒集

明罰之經也刑故無大宥過無小此明罰之權也要囚念服時敘惟曰未有遷事處則哀矜惻怛之心立乎罰之外而罰乎法之中者也夫德陽也刑陰也天使陽之生養者居大夏為之布施而成一歲之功使陰之肅殺者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人君法之所以任德而不任刑也罰蔽殷喪者形格勢禁之偶然刑罰無刑者天地好生之大德故此篇之終歸于惟君惟德又裕民不任刑也責在康休而武王更身任之曰惟殷先哲王之德又曰民未底厥心天其罰殛我不咎人而咎己舉四海之人心為之洗濯潔白歸于一德豈特術場之用哉後世廷尉之平天下無冤民、自以不寬不

過刑其自犯不失有罪而已其于刑之本末經權未必有倫有序也而況先王德與惟斷之化哉

讀酒誥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得之于心為德見之于行為道其理至精其分難盡終身勉焉而不容自己者天之正命也悖于理虧于分則為天之威命矣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入之情也情則易流害德而違道矣惟情也而寓於倫命于德節之以禮制之以義者天之正命也否則為天之威命矣將欲盡乎人之道惟遜志于人倫而防遏乎情好四民之職事不同皆所以盡人倫也嚴之以祗懼守之以中道勉其所不足其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惟有所不敢亦有所不暇也酒誥所謂經德秉哲成王畏相者君盡君道也御事嚴恭有恭臣

六有軒集

盡臣道也嗣股肱藝黍稷掌牛服賈奔走孝養者農商各盡為子之隨也舉天下之人竭力于藝倫之當然而惟恐分之不盡也酒者美于口而動于情者也崇之饌之燕喪威儀則失德喪邦而為天之降威矣故造酒之教行于上下臣民而禁絕之惟羞饋祀克盡者父母慶而後已得以洗腆醉飽用逸是酒者用以美人倫而非以教人倫用以養德性而非以亂德性況飲酒有禮獻酬升降雍容揖讓之節而為德得無醉也哉此大聖人合天下之人為之辨天人之界嚴理欲之分絕禍患之萌而歸于保合性命也抑國家之清敗風俗人心之漸靡其流自上固非一端而必有魚爛河決猝難挽

回之一二大事如殷人之酣身視之為人情之所不得免而不知為禍敗之原故武王誥康叔獨以勅蒞于酒者反復痛切舉文王之誥殷殿先哲王之不敢崇飲示之標準矣舉受之非冀醒聞示之監戒矣自獻臣侯甸男衛以至服休服采三卿使之無不謹于酒而歸之于康叔一身之訓制語茫之者不厭其詳繫拘之者又嚴其罰使天下之人心邪而復正天下之風俗渙而還淳纓斯來動斯和聖人鼓舞作新之化至矣哉

條理似讀康誥而文氣雄厚過之 韓理堂

六有軒集

讀占語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卽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夫建首善國以德爲新天永命之本然大易習坎之意又可忍乎哉是都平陽舜都蒲坂其山川風俗狹隘險固惟夷舜可都耳夏先都安邑晉陽後遷鞏縣商則五遷遼葛相朕皆非四塞形便之地也周都鎬京被山帶河據上游以制六合沃野千里土厚水深其民重質果毅所謂天府之國故以爲宗周根本之地然于四方朝覲貢賦道里不均于是成王又營洛邑宅中國大居九鼎而會諸侯以爲陪京而京並峙觀車攻之詩宣王猶徇舊典也是則周雖王難以

六有軒集

仁義禮樂撫綏諸夏亦未始置設險守國之義于不論也厥後劉敬以閼中形勝說漢高而都之至唐亦都于此漢唐之亡非失險也別有致之者也晉宋諸代舍長安而不都子孫之亡雖不盡以無險可守而以無險速其亡者往々然也然則建都立國周其萬世之龜鑒哉抑觀周之相宅也臨之以太保周公經營書役皆出睿謀卜之于天而天意浸令之于人而人心悅賦功者侯甸男衛之邦伯也不作著庶殷也戊申至甲子十七日耳而成萬年之業規模之宏計慮之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以視蕭何之營未央唐太宗之營九成宋太祖之營汴京吳晉甯壤哉

六有軒集

豐鎬固文武舊都非有擇于百二之險也劉敬論雖邑形勢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此萬論占語而及設險之義恐不合事情劉敬論

六有軒集